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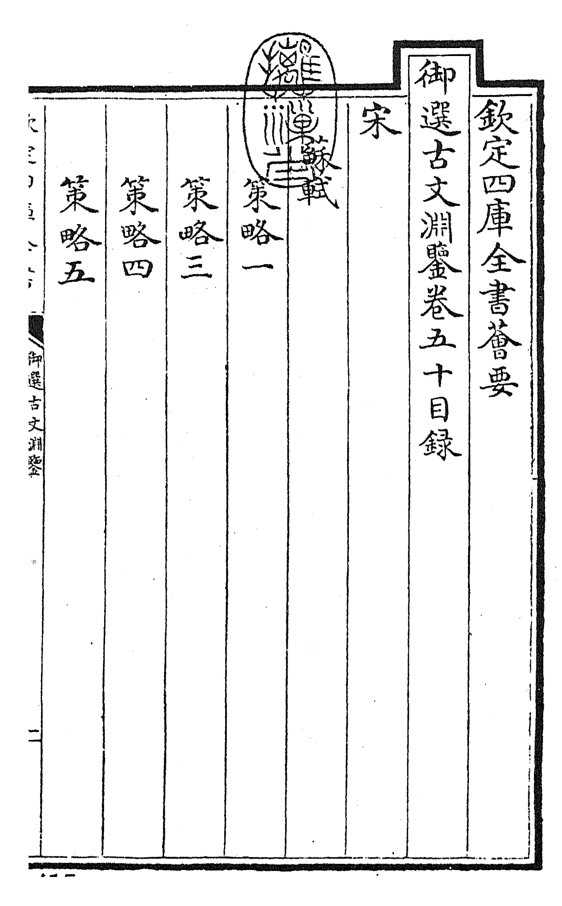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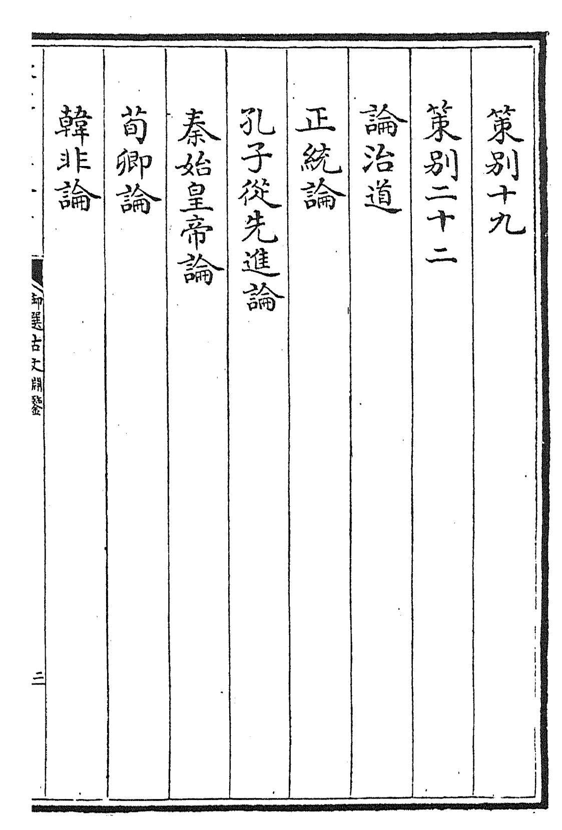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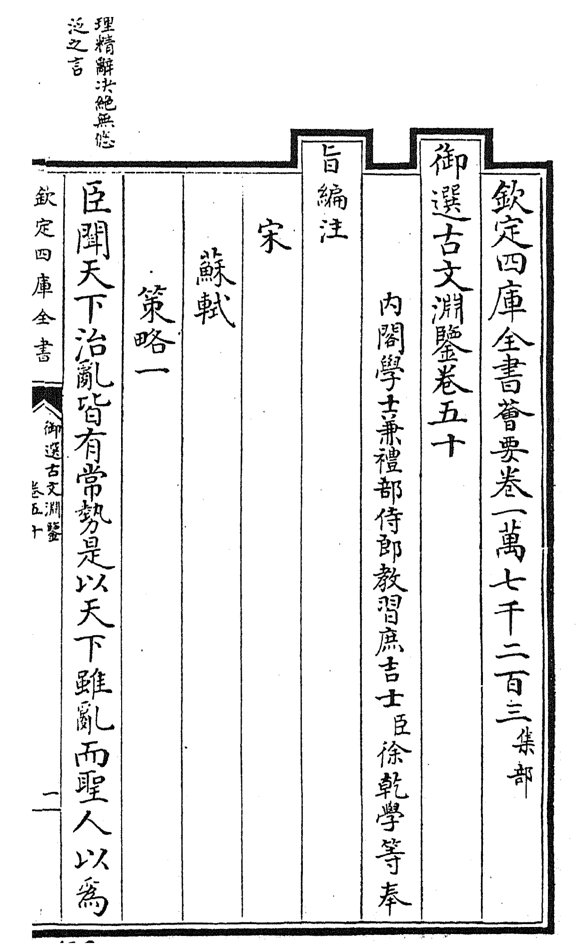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目録

宋

蘇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目録



理精辭決絕無悠泛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三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

鹿門茅坤曰此則先以人主自斷為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

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

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邉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

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

臣熙曰主術貴於自斷即泰卦

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辭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

用馮河之義文勢起伏瀠洄精光溢出不可逼視

勢若馳驟駕可以追麾絕塵

荊川唐順之曰無沮善搆嚴辭

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三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

此篇流暢各自為體因當時韓魏富鄭杜祁諸公紛紛外遂而不能久於其朝故有此議

鹿門茅坤曰任法不如任人而篇中專以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蓋為熙廟之初當熙寧時似以水濟水矣覽東坡所自為時策問到子得之

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

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姧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强去者皆不變

臣廷敬曰立法任人二意綮統

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

論極疏暢不見繁雜之痕

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决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茍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歷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

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慶曆三年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仁宗數令條奏當世務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退而列奏十事尋朋黨論起遂罷政事出知邠州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

主拒關張之間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苻堅既用王猛一歲五遷樊世氐豪也有大功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猛言于堅怒命斬之西既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毁猛苻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領長史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

雖其英偉之氣而又兼雋快之筆

荆川唐順之曰此篇前後各自為段落起伏與決壅蔽篇同

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

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

閩修王志堅曰久安於逸樂則以術起之此治天下緊要着然起之亦未易長公知天下有偽中屬而不知天下有偽狂猾也

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寛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

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為而已矣夫寛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

臣乾學曰本是欲用術數鼓舞豪傑却歸到取狂狷惡鄉愿一段正當議論令人無所求疵

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

雄辭博辨而有超逸之風縈紆飄發此是東坡獨絕

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

荆川唐順之曰此文論時獘處皆借古爲諭亦一體也

薹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捭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

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

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逮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

臣英曰論西漢始末具見要領

其者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

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或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嚌啜皆嘗也○嚌七計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

臣士奇曰只通上下之情一語反覆流轉文如奔蛇走虺不可

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

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
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竒
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為宜日
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
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
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
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
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

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説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䘏民之心孜孜不勌如此翕

任法任人之論義正而語盡

瓊山丘濬曰吏多而闕少在宋

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七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於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

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闕不止三人也將因其敝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阻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務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難矣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彼奔走仕進多歷年歲歸無生

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惜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

計以度餘生往往至於顛連失所況彼之所以衰老皆限於吾之資級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

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偶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王制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官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以愛惜慎重者也今之

升菴楊慎曰此策深切時弊後一段區畫處更覺委婉華潤

荊川唐順之曰今若做此意雖不能無弊亦可得一二實才

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

瓊山丘濬曰軾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開驟進之門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誠如其言則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軾固言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於常法之中隨其資

吏毋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勵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

格之所當得者寓夫抑揚進退之權於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隱然不可必之機則人法兼行資望並用而士無淹滯驟進之弊而國家皆得人以為用矣

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策別其總有四其別有十七所謂其總有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財貨四曰訓兵旅而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賦役五曰

言博而指約

荆川唐順之曰前半言壅蔽之當決後言所以決之之道

教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所謂厚財貨者其別又有二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一曰蓄財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敢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策別八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

聞脩王志堅曰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以無法為奸以法為奸此數語者描寫鄙夫情狀可謂照妖鏡矣

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

臣杜訥曰筆鋒犀利言言中窾并刀哀梨不足以喻其快爽

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

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避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麻思廣平人流寓關右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

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

闒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

疏暢之文亦復警透

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

臣熙曰擇人宜精任人宜久經濟名言施于省府繁劇之司尤為扼要

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

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聠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術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筲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

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横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麤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

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

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渺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

文意屹然山立其涉筆不竆有變化錯綜之妙

鹿門茅坤曰專為吏胥以下之

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矣

策別十一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

才其情弊與今亦相參而文也錯綜

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旣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旣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

臣廷敬曰縱筆書成畧無停頓至切中嘉祐間事尤見先識

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

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

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早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茍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

局勢開闔而嚴緊最為挺特

鹿門茅坤曰看他行文紆徐婉轉將言不言處

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策别十二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于為善而忸怩于不義是故有所

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昬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

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

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者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

臣乾學曰論教化在朝廷示民信義而指斥用兵增賦二者之非所見者大

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以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

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

以勸親睦爲厚風俗之本以立小宗爲勸親睦之本文特綵綵入扣

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趣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

水心葉適曰蘇氏勸親睦欲復小宗古稱繼禰者為小宗其言

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来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

不詳夫五世之服已遷而百年之家未散則宗道宜若可續矣必也豫儲其四使迭進而無窮則將不勝其宗而乖爭陵犯之患方起蓋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富貴賤無大踰越而為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叙可行後

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禮記大傳）古

世崛起自致貧富貴賤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為病於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闕閧之不瑕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罷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為

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

其宗爵不必親而跌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婣恵惟族是與損歌童舞女之奉厚吊死卹孤之恩族人依倚特為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於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鹿門茅坤曰三代之遺言深見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

而文亦爽

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来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母異居

用意宻精細辭矯厲不羣

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别十七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

閒脩王志堅曰小盜者大盜之漸也弭亂之法莫要於去姦民顧此輩之力能役使豪貴爲護法神而郡邑長吏宦橐山積懼他日出境而此輩爲難亦必屈法以全之如此則奸民終不可去然則去貪吏者去奸民之本

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狗

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

如必待其自入于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獮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

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寛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内以待隂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勑天下之吏使以歳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

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内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内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内無權臣外無强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别十八

節用廉取二意互相紬繹而逐段發論極其謹嚴

瓊山丘濬曰古今制國用之大畧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

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

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先事之具以為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産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撙節寸積銖累由小而致大積少以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儉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之富由九年而致三年由

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鹿門茅坤曰子瞻論節財處甚工而所舉郊祀之賞與夫宮觀使及都水監數者蓋冗員之一耳子瞻必有忌諱而未盡之說

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幷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

閩脩王志堅曰郊祀之費此出五代沿習宋初不能革耳大臣領宮觀宋初有此制以逸老優賢然員額甚少東坡已以為濫迨熙寧後刑公欲擾異議諸臣詔宮觀無限員而濫益甚焉東坡亦受玉局之祿亦不以為非也自今觀之靡天下以養士大

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宴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

夫不猶愈於靡天下以養奸蠹乎

算則凡衰世茍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

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宫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濵

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禄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曰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

疏兵制得失灼然明確而大意歸重訓練土兵亦自有見非徒託之空言者

瓊山丘濬曰蘇軾此策于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

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別十九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貴聚千駟之馬而輸百

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

頃之粥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

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其卒混編民之内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

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按宋兵志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慶歷時兵籍總一百二十五萬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宴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

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陽明王守仁曰大意言兵民既分兵不得復為民則有衰老之卒兵雖老而廩之終身則有坐食之費去三代兵出於農之制遠矣限年而擇之又復聽其為民此誠練軍實要法也行文更極聯絡照應錯綜變化之妙

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兵志云太祖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扞邊圉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

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来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

鹿門茅坤曰戍禁兵不如募土兵真經國之言

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慶歷七年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討平之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

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

兵所以鈍獘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

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

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

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

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

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

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鑿空立論精悍動人

容齋洪邁曰致勇莫先乎倡蓋天子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倡莫善乎私故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

策別二十二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莊子舉莛與楹莛草莖言大小不倫也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

迂齋樓昉曰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須看他無中生有

鹿門茅坤曰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從風雲而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其難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

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刼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

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

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

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論治道

辨論飈起而一執於正縱橫變動中極有斷制

水心葉適曰諸叙論舜禹臯陶辨析名理伊傅周召继之典誥所載論事之始也至孔孟折衷大義無憾矣春秋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左氏善為論漢人賈誼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善為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為敵

論後千餘年無有及者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閎起不能易錄也蓋道無偏倚惟精卓簡至者獨造詞必投策非衍暢條達者難工此後世所以不逮古人也獨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條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

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則主逸而國安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

莫知其所自來雖理有未精而辭之所至莫或過焉蓋古今論議之傑也軾自以為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嗟夫古人豈必有此文而後能有此論哉以文為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

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周書洪範篇此言威福不可移於

學爛漫放逸不可收拾矣

方山薛應旂曰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收之荊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文章蓋以吾儒為歸而汲汲欲有為於天下者也畧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大有可觀出知方州而民皆繪像

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詞省而該意堅而暢與歐陽論可以

以祀之世其學術之不足亂天下也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志既不終而又使蒙亂天下之名子賂不若是之甚也

愛克厥威允罔功 夏書胤征篇 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令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子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正統論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

叅觀

鹿門茅坤曰正統之說予嘗略言之子瞻所掔名實輕重為議恐亦未然然而文特辨矣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于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

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于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

暢朗之文不詭於道

東發黃震曰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曲盡其妙如

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强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

化工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爲仕進之初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弑者與聖人同稱而無害而斥章子厚曹魏之非恐亦文人之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論也

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强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

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輙變以狥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

者知其始於少眨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氷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

禮之為國久矣一經拈出便成佳論

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鹿門茅坤曰賈誼過秦在於失攻守之勢子瞻過秦在於破壞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别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罷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

先王之法

閩脩王志堅曰此勢之所趨非人力所能為也長公此猶是科場習氣而文自佳

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

臣英曰氣旣光昌論復條達從禮運禮器諸篇抉其精義而發為文章宜其言之有本也

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恥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啓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隷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

謂人性惡誠荀卿學術之偏此又推極言之理據精詳非苛論也

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

閩脩王志堅曰荀子之書其微言妙論甚多獨摘一二語以為罪又牽一意外之李斯以連坐之此論最不公然其文筆之妙不可棄也鍾伯敬謂長公此論為荊公作按公此論刻應詔集乃應制科時作未有荊公事伯

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

敢悍也

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

臣杜訥曰以荀子喜為高談異

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

說亦不自知其流弊至此平心至公之言可以論世

道德刑名之利害所見朗徹而辭筆

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

亦沉鬱絕倫

敬齋胡居仁曰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來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論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

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吳廣首事起蘄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

禹偁方岳貢曰子長所謂原本道德之意不過以老子之曰賊曰殺曰陰用而不以語人曰刹罷申韓得其一說而爲治長公獨以爲本之虛無尤千古絶識

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

臣士竒曰韓非老子同傳史遷深意初未明言蘇氏以輕天下三字道破

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推極根柢妙有發揮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

鳳洲王世貞曰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於相太甲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心即素取信於人故也論伊尹者無踰此篇

閒偕王志堅曰周公之流言豈其素不如伊尹哉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是亦不易之論也

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

臣廷敬曰以大節二字作柱通篇開筆多於正筆文氣更斷續不窮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髙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

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

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亘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

鹿門茅坤曰此文只是一意反

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

覆淡淡議論然子聽胸中見解亦本黃老來也

卧子陳子龍曰匹夫起義古所未有當時秦勢已成子房豈料有勝廣劉項之可以亡秦哉故憤憤一擊以畢其報韓之志耳

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

臣乾學曰意實翻空辭皆徵實讀者信其證據而不疑其變幻

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

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欲為假王漢王大怒罵信張良躡漢王漢王

達於論治若就日而辨物

乃悟

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張釋之論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

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徇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徇之使全猶按脉治病虛實燥濕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于末年之敝無其實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田穰苴為齊景公將有功尊為大司馬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人誦夷

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龔黄之名而政益亂龔遂渤海太守黄霸潁川太守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覿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倫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

不剪美獵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决有乇咸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耶乃若

從韓愈說到歐陽語有確據文亦矜重不凡

東萊呂祖謙曰此篇曲折最多

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喜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

破頭說大段下面應亦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天下面未必言天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以孔孟配禹果然言大非誇

荆川唐順之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鹿門茅坤曰長公乃歐文忠公極得意門生此序却亦不負歐公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說為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

亂後雄深光芒萬丈文之有關於世教者固振古如新也

晦庵朱熹曰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行數十遭忽得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説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

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

次崖林希元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且關係世道甚大又不當以文論矣

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

臣廷敬曰文忠一生持論只重氣字文特踔厲歌辭雄健洵足媲美昌黎

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愈遷揭陽遇德使為學官以教士子後愈遷宜春欲携與俱不可而止有別趙子詩）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

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
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
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
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
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
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来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

非屬深文確有至理中間併入史遷處尤見卓識

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志林 錄三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

邪説詭論而司馬遷闇于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来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

臣乾學曰有為而作如詩家之詠史使聞者足戒

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汙簡牘而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

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

雄辯而正闊悵之中具有光熖

東發黄震曰論春秋戰國之士

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騶衍善為迂大閎辯之言騶奭頗修其術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趙公孫龍為堅白同異辯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賔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

為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變亦足以見東坡胸次閒潤足以包容天下之士然戰國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論備其間往往多盜賊小人之為若盡以為天民之秀傑則恐太過顧天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媒亦難以當世事責之耳

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稷下先生即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

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来出於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

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皆爭致賓客世

立論洞中秦事識
見最高

叠山謝枋得曰
此論主意有兩
説一説斯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

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寛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

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蒙毅之去左右而在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不在斯高之亂而在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果於好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

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

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用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於子孫附入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鹿門茅坤曰予覽志林十三首按年譜子瞻由南海後所作公於時經歷世途已久故上下古

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彊靈帝時為中常侍封都鄉侯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及黃巾起彊欲先赦黨人諸中常侍遂構彊自殺後唐張承業唐僖宗宦者為李茂貞所迫奔太原事晉王李克用以莊宗屬之莊宗即皇帝位承業哭諫不能止不食而卒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弘恭石顯宣帝時宦者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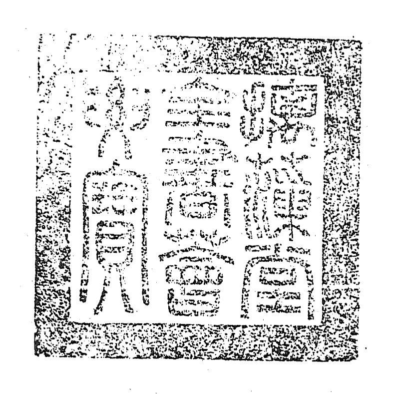
今處所見尤別而此篇亦古今痛快卓煒之議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

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於徙木商鞅欲變法恐民未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南門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立威於棄灰商君之法棄灰于道者黥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以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令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許江充治巫蠱持太子急太子因舉兵斬充黄門蘇文告變武帝因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詐言太子反已成欲斬臣帝大怒使丞相劉屈氂捕斬反者太子兵敗死知詐之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